

沈鹏年
●
著

行云流水记狂

下

上海三联书店

沈鹏年 著

行云流水记

下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云流水记往 / 沈鹏年 著. —2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12

ISBN 978-7-5426-4831-0

I. ①行… II. ①沈… III. ①沈鹏年—回忆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8779号

行云流水记往(上、下)

著 者 / 沈鹏年

责任编辑 / 冯 征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苏州吴中区文化印刷厂

版 次 / 2014年12月第2版

印 次 /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印 张 / 1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831-0 / I · 904

定 价 / 48.00元

目 录

序.....	南怀瑾
--------	-----

仰 止 篇

萦怀一个多“花甲”的人生“胜缘” ——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年祭”给我的启示.....	3
瞻仰鲁迅遗容的感受.....	4
阅报十年产生了迷惘.....	7
伟人周恩来启示我人生方向.....	16
周恩来像明灯影响我终生.....	23
 震动海外第一篇：梁漱溟先生访问记（初刊香港《良友》画报）	30
题记 梁老为何将拙文收入他的《自传》？.....	30
风号大树中天立.....	36
“我和毛泽东本来是老朋友”.....	36
究竟为何批判梁漱溟？.....	39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43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44

“无我为大，有本不穷”	47
心佛众生 唯显自性——亲闻梁漱溟先生的重要谈话	49
梁老和我谈“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49
梁老谈他与熊十力的友谊和分歧	53
梁老在“文革”中为何写《儒佛异同论》？	60
梁老谈为何给孔子鸣不平、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脉	64
梁老谈对待生死问题应持的态度和境界	69
梁老最后谈对台湾青年的希望和遗愿	73
清风明月 卓荦无忝	
——记赵朴初先生青年时代二三事	76

影 视 篇

巨片《鲁迅传》的诞生与夭折	85
上篇：为山九仞	85
下篇：功亏一篑	109
名著《围城》从小说到荧屏	127
《围城》引起的回忆	127
《围城》怎样改编上荧屏	138
最早评价《围城》的共产党人	155
世纪新元忆《围城》	162

探 源 篇

国共合作营救“郭沫若归国”秘闻

——蒋介石对郭的“赦令”怎样公布的？	175
郭沫若归国问题补正	176
陈布雷与郭沫若	177
畏垒鼎堂诗寿倡和	179
共产党功不可没——再论郭沫若的归国问题	182
中日两“夫”的友谊及教训	184

鲁迅和《新青年》的若干花絮

——在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的采访札记	187
题前的话	187
鲁迅和《新青年》的最早接触	188
陈独秀对鲁迅小说“五体投地地佩服”	190
《新青年》主编谈《呐喊》	192
鲁迅“旧梦”的重温	194
“遵命文学”索引	196
《新青年》促成《一个青年的梦》	198
刘复幽默遭忌 鲁迅仗义护友	201
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游戏”文字	204
《新青年》要鲁迅劝钱玄同写稿	206
“阿世”、“禽男”到“新旧冲突”的典故	210

鲁迅先生与铃木大拙

——写《金刚经》偈语赠日本僧人	214
-----------------------	-----

郭沫若为何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完成” ——回答我“质疑”的郭老亲笔信	220
郭沫若为鲁迅研究工具书题字 ——拙著《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封面的由来	225
郭沫若谈鲁迅与创造社“宣言”合作 ——郭老给我的信和谈话	232
对鲁迅《斯巴达之魂》的“寻探根源” ——钱锺书先生在“文革”中给我回信	236
共产党慧眼识真才——记袁殊与张爱玲的成名	242
张爱玲的“白璧之玷”	242
《杂志》社使张爱玲“红”遍上海滩	246
《倾城之恋》从舞台到银幕	248
文以载道、秀出天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尧	250
《鲁迅风》里看性尧	253
从王任叔离沪前的信再看性尧	308
从投稿《古今》论性尧“白璧之玷”	327
“年青的期待”——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 ——提供一件历史资料	353
《十日谈》与“打鬼运动”	357

海 外 篇

当代“鉴真”的传奇人生

——关于美国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长沈家桢博士363

古玉兰下忆静波——记我的乡亲严家淦先生377

上篇：古镇、名园、岁月378

中篇：故家、老树、沧桑384

下篇：相思情在天涯394

陈立夫誉大陆的《观音宝相》398

记摄影大师朗静山401

郎静山与枇杷图407

“飞虎”情系中华——记克莱尔·李·陈纳德410

友 谊 篇

郭沫若六十年前对一个青年的厚爱

——我提供他的译诗佚文、他介绍优惠购书425

丰子恺“往事憬然”忆鲁迅

——“文革”中我与丰老在日月楼中“苦中找乐”430

《鲁迅传》创作组的“政委”——缅怀杜宣同志442

张爱玲论唐大郎的诗文

——《大郎小品》中的张爱玲佚文……………448

陈从周情系徐志摩……………453

我是“书迷”的“多元论”者……………453

陈从周三荇寒舍欣赏徐志摩“手迹”……………455

科学之光 艺术之美——记爱国科学家许宝騄的坎坷一生……………458

神秘的书屋和奇特的教授

——木简书屋主人、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范纪曼……………470

从周楞伽遗简看文人风骨——给我和致性尧的信……………486

我《爱黄裳》的史证

——关于郑振铎的《纫秋山馆行篋藏书》及其他……………493

当黄裳“粉丝”（fans）要甘受委屈

——我“心甘情愿”为他作牺牲……………512

后记：向读者交心……………沈鹏年

附录：沈鹏年写作生涯六十年……………陈雪萼

文以载道 秀出天南

——悼文史大家金性尧先生

蛰居太湖，远离申江，讯息不免闭塞。在 2007 年 8 月 1 日《中华读书报》拜读了孙仲先生《金性尧病逝，为何媒体反应冷淡》一文，惊悉高龄 91 岁的性尧先生已“于 7 月 15 日因病去世”。我无法回上海和金老“告别”，感到绵绵的惆怅。

性尧生前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第二编辑室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单位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专家学者发表情文并茂的悼念文章；家乡定海为表彰他对文化事业的贡献而建立“金性尧纪念室”。……他一生“秀出天南笔一支，为人风骨称其诗。”著作等身，尤以晚年的一本《新注唐诗三百首》纸贵洛阳，畅销三百万册，誉满海内外。实至名归，身后并不寂寞。

我与性尧先生的文字因缘，始于“孤岛”上海，“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不觉已七十余年。

他早年《边鼓》战上海，《横眉》斥敌伪，以“文载道”笔名蜚声海上文坛。他的《新文艺书话》、《期刊过眼录》和著名的“星屋藏书”，为我从事“鲁迅研究”提供了方便。

1957 年，当拙著《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打出清样、即将出版面世时，他将鲁迅先生写给他的四封亲笔信赠给我。学术天下公器，鲁迅珍迹岂敢自秘，我特地函告许广平先生，由许先生编入 1959 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印行的《鲁迅手迹和藏

书目录》第一集。为求永久性保存，我在1964年无偿转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当时由姚庆雄、浦勤修两同志经手收下），现编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珍品集》第28页。1958年左右，性尧见我对待文物资料热爱秉公，磊落无私，颇为嘉许。便把1939年他创议并在中共地下党支持下编辑《鲁迅风》的全部文字档案材料，赠给我供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包括《鲁迅风》前后十九期的校样外，更有许广平、周建人、陈望道、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王统照、魏金枝、柯灵、唐弢、周木斋、石灵、巴金、李健吾、阿英、何家槐、周钢鸣、蒯斯曛、列车（陆象贤）、金祖同、卫聚贤、赵景深、谢六逸、周黎庵、陶亢德、徐訏、周楞伽、邱韵铎、钱今昔、吴调公、朱雯、罗洪、黄嘉音、旅岡、白曙、海岑、陈灵犀、陆小洛、胡山源等给性尧的亲笔信二百六十多件。当时曾经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叶以群先生和柯灵先生过目，他们要我考证、研究后写出相应的学术论文。上海《学术月刊》编辑黄迎暑同志专程来舍间商议发表问题。唐弢获悉后向我借阅这批材料。我在树民中学求学时，唐弢是树民中学的国文教员，碍于“师生情面”，我略作摘记后把这些材料全部借给了唐弢。

后来《学术月刊》催稿甚殷，我便向唐弢索讨。他一再推诿，只还回半数左右……

1959年党内发动“反右倾”运动，由于王任叔在1956年写过一篇《论人情》，文艺界便把他作为宣扬“人道主义”、“人性论”的“修正主义”典型开展批判。姚文元以巴人为靶子，在上海发表长文《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强词夺理、无限上纲，给巴人以致命的攻击。同年9月，唐弢调往北京，我去送行，留我便餐。临别时他对我说：“巴人那些信帮你处理了，否则，你如据以写文章吹捧他在《鲁迅风》的功绩，要犯大错误了……”当时，我还对他表示感谢。后来柯庆施提出只准写“十三年”，“左”风

凛冽，我就把自己长期收集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有关图书和材料转移到家乡洞庭东山老屋深藏密锁起来。家慈病故，长女育群回乡插队，为我守护这批深藏的材料。因此，躲过了“文革”浩劫，转移至家乡的图书和资料，幸得无恙。

龚定庵诗“文字缘同骨肉深”，我铭记性尧的深情厚谊，首先是他赠我的这批书信。“补记交情为纪公，厚重虚怀见古风。”我是永难忘怀的。他在“文革”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家破人亡，惨不忍闻。我去他北京路葆壬里老家的“斗室”中拜望他，他双耳失聪，靠了笔述，已经无从畅谈往事了。欣逢盛世，将我长期保存的残简公之于众。惜当年曾窥全豹的以群、柯灵两位前辈墓木已拱，然即此从残亦弥足珍贵，《鲁迅风》里看性尧，足以见他“厚重虚怀”的“古风”于万一。他在《古今》创刊近一年后是奉袁殊之命投稿的。性尧在1946年曾对我说：“袁殊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是阿英介绍相识的。上海沦陷后，袁殊主动找到性尧。性尧猜测，他可能姓‘共’，也可能姓‘国’。无论如何，袁殊在政治背景上总要比周黎庵‘吃香’。所以，袁殊一‘开口’，性尧就应允了。现在（1946年）国民党以‘汉奸’罪名通缉袁殊，袁殊去了苏北共产党的地区，我原来对他‘将信将疑’，现在确信他姓‘共’无疑了。为了取得朱朴的信任，只能在文章中捧捧朱朴……”性尧除了向朱朴“投名状”的两文外，其他都是谈风土、谈掌故、谈人情、怀旧友……

1945年10月，连别有用心者在《文化汉奸罪恶史》中，也不得不承认：“几年以来，文载道虽未喊过什么‘大东亚’与‘和平’，可是对周作人却异常崇拜”，“他并没有大红而特红，也没有做官，只拿到细微的稿费，在‘太平书局’出版了一本文集《风土小记》。”（见该小册子第33～34页）——由此可知，这是有人唆使门人对金性尧的“恶搞”（kuso）。可是，从此却成为性尧的“白璧之玷”。但他既未参加伪组织，更无涉笔“大东亚”……，

当年连国民党政府在“惩治汉奸”时因抓不到他的把柄，未动他的毫发。建国以后，组织上实事求是地对待他的这段历史。追悼会上，组织上在《悼词》中肯定了性尧的一生。如今，建设“和谐”社会之际，在性尧逝世以后，个别人不顾性尧与桂芳夫妻情笃、白头偕老的事实，捏造谣言，无中生有，污辱亡者夫妇为此而“离婚”云云……此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死者已焉，生者何堪？古人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个别人的“恶搞”（kuso）是无损于性尧的日月之明的。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提供事实真相，以见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作为对亡友逝世“周年祭”的一瓣心香。

《鲁迅风》里看性尧

——在王任叔、王统照、巴金、李健吾等
致性尧 60 封信中反映的历史真相

《鲁迅风》是上海“孤岛”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它的创刊动机和宗旨，巴人在 1957 年写的《〈鲁迅风〉话旧》、金性尧在 1984 年写的《〈鲁迅风〉掇忆》两文中均有所叙述。但是，这两位当事人都比较谦逊，谈得非常含蓄。特别是性尧有功不居，受了委屈误解也不作丝毫辩解……



第一部份：王任叔幕后决策 金性尧认真执行 ——《鲁迅风》是党领导的文艺界统战工作的一部分

巴人说：“……座谈完了。但对鲁迅风杂文的抨击，并未完了。自《华美晨报》副刊《镀金城》的编者吴汉以至杨晋豪和叫做什么曾迭的，都进行过对鲁迅风（杂文）的‘围剿’，最后，在《中美日报》的《集纳》上，登了一篇张若谷的《写文学随笔》的文章，直接骂到鲁迅先生头上，……就在这种气氛前后，大概也是文载道的提议吧，索性来出一个《鲁迅风》的刊物。刊物之定名为《鲁迅风》无非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牛脾气：你讨厌它，我偏让它活道给你瞧。这样，《鲁迅风》就在1939年1月11日出版了。但在那刊物上，我不过有时也写些文章，打一个杂，一切编辑、出版事宜，我都不知道。按身份，不过是个投稿者罢了。”（见北京出版社1957年出版《遵命集》第148页。）

事实上，巴人即王任叔，当时是地下党的“文委委员”，文委书记是孙冶方，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直接领导。其身份是幕后决策人。

一、蒋天佐证实：这是党领导文艺界的统战工作

据党员作家蒋天佐说：“大约是1938年吧，当上海‘孤岛’广大抗日爱国的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之际，组织上叫我到文艺界帮助王任叔等同志做一点组织工作。”“任叔同志比我年长，他是二十年代早期的革命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斗士，……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和一位知名作家。”“任叔同志那时的突出贡献决不仅是他的大量写作和编辑工作。他是一座真正的桥梁，接通了一些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们如陈望道、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等先生同三十年代形成的左翼运动的联系，亲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一点，确实是当时工作得以蓬勃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其实，以《鲁迅风》为中心的许多辛勤的工作，也是任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文艺界统战工作。”（见 1982 年 10 月 18 日《人民日报》蒋天佐悼念王任叔《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

由此可知，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接受金性尧提议而决定创刊《鲁迅风》，以此为中心的许多辛勤工作，正是贯彻党在上海文艺界开展统战工作的组成部分。

二、王任叔致金性尧的“工作分工”信

这一点，从我手头还保存着当年王任叔致金性尧的亲笔信，可资证明。原信如下：

性尧兄：

印刷费已提出二百元，现在分工如下：

唐弢^[1]、文载道 编辑 陈明^[2] 印刷发行

发行人 请问 来复^[3]

一切请与陈明接洽。

晚上请去貂蝉^[4]一趟。

任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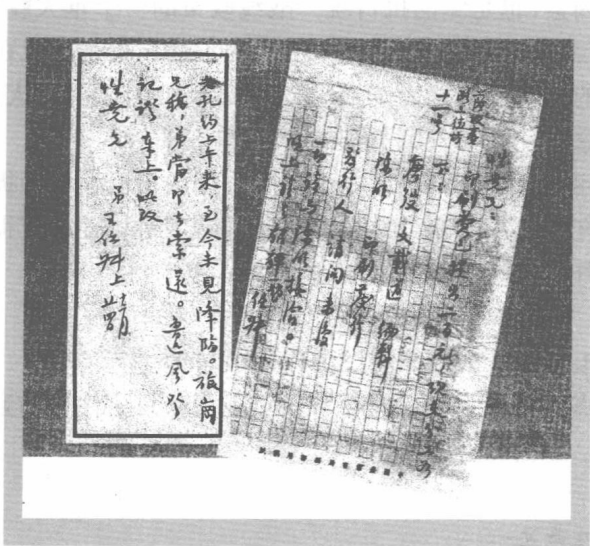
萨坡赛路三德坊十一号

^[1] 唐弢当时因故未能膺命，详见下文。

^[2] 陈明即“复社”党小组负责人。

^[3] 来复即来小雍。

^[4] 貂蝉是来小雍开设的“貂蝉食品公司”，在法租界马浪路霞飞路口，即今马当路淮海路口。全天供应茶点，午晚供应菜肴。附设茶室，也有包房。《鲁迅风》成员开碰头会商讨工作，有时就假座貂蝉的茶室。



三、王任叔原定唐弢为《鲁迅风》第一编辑，唐未膺命

《唐弢文集》第九卷《唐弢著作及学术、社会活动年表》称：“1939年唐弢26岁。1月11日‘鲁迅风’杂文作家的同人刊物《鲁迅风》创刊，唐弢是该刊的骨干。”（见该书第700页）

唐弢作为“《鲁迅风》骨干”是不假，事实上，对“编辑”的分工，当时唐弢未能膺命。内情如下：

当唐弢接到性尧转达王任叔的“分工”通知后，立即致信性尧，说明自己在“上海邮局”工作，每天上班，妻子王嫩重病在家，下班后需要照料，无法接受“编辑”之职。

性尧告诉唐弢：这是任叔“交办”的任务，请勿推诿。唐弢复信称：家累繁重，除病妻外，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亦病在家中。文章可以争取供给刊物，编务万万不能承担，请见谅。

性尧希望唐弢不要拒绝“编辑”的名义，具体工作由性尧承乏，只要他每星期来一次，发稿前审阅一下，提提意见可也。唐弢复信称：老兄家庭条件好，经济优渥，不愁衣食，无须为生活

奔波。还说在万分窘迫中草就《鲁迅的杂文》二千余字，聊以塞责。每期审稿之议无法应命，请多多原谅（性尧立即将《鲁迅的杂文》编入《鲁迅风》创刊号）。

性尧将情况告诉任叔，任叔对性尧说：那你就勉为其难，（编务）一人挑起来吧。——性尧把预定元旦出版、因唐弢而脱期十天的《鲁迅风》创刊号发排以后，带了相当数目的一笔款子同妻子武桂芳一起去探望病中的唐夫人王嫩。过了两天，性尧收到唐弢来信，感谢他们“贤伉俪”的“雪中送炭”，自己不在家而“失迎为歉”……（唐弢亲笔信被他借去后扣留未还，现从我在当时摘录的笔记中抄出，略见端倪）。

1939年5月26日唐弢写《心上的暗影》，发表于《鲁迅风》第十五期，文中说：“由于继续得到朋友们在人力上和经济上的帮助，我约定一个医师的助手，每小时一次地替孩子打着两种强心针……”其中包括金性尧和武桂芳对唐弢多次的经济支援。

性尧在《鲁迅风》创刊号《编后记》中写道：“本来我们是预定元旦日出版，这是应该向读者及作者致歉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也终于还要‘当’一回‘先锋’吧。……我们固然爱护‘鸡零狗碎’的杂文，但却并不因此而菲薄一切‘大气磅礴’的作品。所以在此后的本刊里，……有待读者的‘源源惠赐’。什么‘派’、什么‘系’，我们全不管。唯一的要求，只是‘货真’而已”——这是性尧“奉命”担任“编辑”后根据任叔交代的“统战”精神理解后所写的“开场白”。

四、王任叔指定负责《鲁迅风》印刷发行的陈明，是党的重要干部

陈明原名陈冠球，又名陈国权。1918年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1933年十六岁到上海进春明书店当学徒。1935年十八岁考入生活书店，为进货科职员，业余勤读马列主义著作，1936年冬参加中